

探索当代中国哲学的道路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分析

穆艳杰

[摘要] 伴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进程的加快,以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为核心的生态危机已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大问题,并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必然要关注这一当今的焦点问题。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也就成了当下马克思主义新的理论生长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关注的中心问题就是生态危机问题,它对生态危机的原因及走出危机的路径作出不同于以往生态主义的独特分析,认为生态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因此,走出生态危机的路径就是构建生态社会主义。

[关键词]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

[基金项目] 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09B001)

[收稿日期] 2009-02-01

[作者简介] 穆艳杰,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哲学博士。(长春 130012)

一、关注生态危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生长点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作为一种有价值的理论必须关注时代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透彻的分析,并给出明确理论解答。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经典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斗争异常激烈,当时马克思主义关注的焦点是无产阶级的生存和解放,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和精髓就是关于阶级斗争和人类解放的学说。要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生机与活力,就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当代化,即马克思主义要与时俱进,关注当今的热点问题。而当今时代最迫切、关系人类生存发展的大问题就是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生态危机、可持续发展等。这些问题已成为人类发展进程中的根本性问题,这是当代社会,无论哪一种社会制度或哪种社会发展模式都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每一种理论和学科都必须研究和回答的问题。它成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遇到的新课题,必须予以研究和回答。可以说,生态环境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新的理论视阈和新的理论生长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结合,热切地关注与人类生存发展休戚相关的生态环境问题。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产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缘色运动”中,其理论旨趣在于把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结合起来,对当代资本主义展开新的生态批判。美国当代社会生态学家詹姆斯·奥康纳是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他的《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

的出版，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走向成熟的标志。该书不仅构建了当代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框架，而且为我们进一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解决当代生态问题提供了启示。在奥康纳看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路径就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态学改革”，实现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的结合。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在世界范围内，以美国的弗朗西斯·福山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学者掀起一股反马克思主义的狂潮，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终结了，已退出历史舞台了，就连原来的一些所谓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也纷纷倒戈，一夜之间成了反马克思主义者。对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在解决生态问题上还是有其理论价值的，并力图促成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奥康纳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整体上没有过时，他坚信“当今世界经济的主要轮廓几乎都可以从马克思经典文本所凸显出来的理论视阈中被解读出来”^[112]。实践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进而导致的全球经济危机，使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又发出了迷人的微笑，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成了全球畅销书。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理论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而必然表现出某种片面性，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生态环境问题尚未凸显出来，马克思对此问题没有切身的感受。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缺少对生态环境的热切关注，用奥康纳的话说就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本身存在着“理论空场”，“对地球的挚爱，地球中心主义的伦理学以及南部国家的土著居民和农民的生计问题，这些政治生态学所主要关心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难道不是被遗忘了吗？”^[115-6]的确，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自然的人化问题得到了凸显，而人和社会的自然化问题却被遮蔽了。尽管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也曾有过对自然的关注，但这些论述充其量只是具有某种生态学意蕴而已，而不具有明确的生态学思想。在奥康纳看来，马克思恩格斯的确有时也强调自然对人类的影响，但他们强调的是自然作为一种资源、一种使用价值对人类来说是重要的，即是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上来认识问题的。奥康纳认为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应该把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他不满意于当前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分离的状况，认为生态学必须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才能为生态学指明理论方向；同时他也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修正自己的理论，使之能包容生态学的观点，才能扩展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根基。“生态科学的出现以及各种各样的生态斗争的事实，已经说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内涵的革新与发展是一个必然的趋势。”^[118]总之，在奥康纳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尽管正确，但也存在着不足和缺陷，尤其是对自然的重视不够，马克思仅仅强调了人对自然的改造作用，而忽视了自然环境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对人类社会的制约作用。

根据通常的观点，生态学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而马克思主义则是人类中心主义的，那么，两者能够结合吗？怎样才能实现两者的结合呢？对此，奥康纳认为尽管马克思主义理论缺乏对生态问题的丰富感受性，存在着前面所说的“理论空场”，但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阈中，“人类历史和自然界的历史无疑是处在一种辩证的相互作用关系之中的，他们认知到了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质，意识到了构建一种能够清楚地阐明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关系理论的必要性；至少可以说，他们具备一种潜在的生态学社会主义理论视阈”^[116]。马克思曾经写道：“经济的再生产过程，不管它的特殊的社会性质如何，总是同一个自然的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的。”^{[2]398-399}他不仅概括了自然界的自我生成，也包括人对自然的建设。马克思还对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作了揭露和批判。马克思的目的是要否定资本主义对自然的不合理占有，实现“自然界的真正复活”，达到“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3]122}的高度统一。这就为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提供了理论前提。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危机根源的探索

关于生态危机的根源问题是理论界探索较多和争论较大的一个问题，环境保护主义和生态中

心主义总是把生态危机的原因归结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不合理使用，过分夸大科学技术的负面作用；还有的认为是工业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只要搞工业化，必然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对生态危机成因问题的探索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比较有深度和特色的部分。它在继承和发展环境保护学派的生态危机理论基础，对环境保护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科学技术及其不合理使用的思想进行了批判，从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制度层面对生态危机的成因进行了深刻分析。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将自然看成是资源的“水龙头”和废弃物的“污水池”。保护生态环境与发展资本主义本质上是矛盾的，资本的扩张成为一种无限制的必然趋势，而自然承载力则是有限的。正如奥康纳指出：“自然界本身的节奏和周期是根本不同于资本运作的节奏和周期的”^{[11]198}。今天，人与自然环境的矛盾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集中体现，对资本主义进行生态批判，已经成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批判领域。生态危机不是一个单纯的自然的和科学的问题，它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的集中体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资本主义消费方式、生产方式以及对外扩张方式的多重视角，对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环境危机进行了深刻揭露和批判，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曾经起过巨大的进步作用，但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追逐利润，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对自然必然采取一种掠夺的立场，把自然看成是掠夺资源和堆放垃圾的场所。在不断加强对工人剥削和掠夺的同时也在加强对自然的掠夺。在利益机制的驱动下，资本家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最大限度地追逐利润，必然想方设法把一部分成本外部化。因生产而造成的环境污染的费用应该计入生产成本之中，但是，资本家总是绞尽脑汁地使这部分成本外化，或者把它转嫁给社会，或者转嫁给后代。如随便丢弃工业废弃物，把废水排入江河湖泊；让后代去支付这笔治污费用。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资本家为了确保生产的顺利进行和利润的不断增加，才会投资治理环境污染。高兹强调，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就是追求剩余价值和物质财富的无限增长，这必然引起环境污染、资源枯竭和生态失衡等问题。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就是对资源环境的破坏，任何生产都是同生态系统的破坏联系在一起的。尽管资本主义社会为了它的长远利益，也会采取一些措施来解决生态问题，但是，这些措施仍然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允许的限度内进行的，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保证利润的不断增长，所以，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

佩伯也主张应该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去寻找生态危机的根源。他反对把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的矛盾凌驾于社会矛盾之上，认为人与自然的矛盾说到底是人與人之间的矛盾。人与人关系的危机是导致人与自然关系危机的根源。并且明确指出，对自然的控制并不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问题主要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所带来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生产方式造成了生态危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决定了人对人的剥削，也决定了人对自然的剥削。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内在必然联系的揭示，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出现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结果。正如托夫勒所说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来没有一种文明，能够创造出这种手段，不仅能够摧毁一个城市，而且可以毁灭整个地球”^{[4]175-176}。资本主义过去的发展已经在生态方面犯了巨大错误，而且现在仍以占世界 25%的人口消耗着占世界 75%的能源和 80%以上的原料；造成目前地球“气候变暖”的罪魁祸首也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全世界释放的导致“气候变暖”的气体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 2/3。由此可见，在当今世界，应对生态危机负主要责任的正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人们的消费方式与生产方式有直接的内在关联，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使资本主义进入了所谓的消费型社会。但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所满足的需要并不是人们真正的需要，而是满

足被异化的和虚假的需要。马尔库塞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建立在大量消费它所生产的商品基础之上的。为了促进产品的消费，它通过制造大量“虚假的需要”来实现强迫性的消费。所谓“虚假的需要”，是指“为了特定的社会利益而从外部强加在个人上的那些需要，使艰辛、侵略、痛苦和非正义永恒化的需要”⁴⁵¹⁶。现行的大多数需要，诸如休闲、娱乐、消费，都属于“虚假需要”之列。一旦社会把追求物质享受这种“虚假的需要”强加于人，它就把这种虚假的需要变成了个人的本能需要。

弗洛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现象也做了深刻的分析。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消费过程和生产过程一样被异化了。人们通过金钱获得物品，而获得物品的目的就是为了占有它们，而不是为了使用它们。人们往往满足于占有要保存的物品，而不是满足于占有要使用的物品。“消费本质上是人为刺激起来的幻想的满足，是一种与我们实真自我异化的虚幻活动。”⁴⁶¹¹³⁴资本主义的消费方式必然导致需求的永无止境，“他们贪婪地消费这一切，吞噬这一切，世界成了填充我们胃口的巨大物品……我们则永远在期待，永远在希望，也永远都是失望”⁴⁷¹¹²⁶。因为人们的欲望永无止境。人们对消费的异化态度，不仅存在于人们获取和消费商品的过程中，而且还支配着人们对闲暇时间的利用。人永远是一个被动的和异化的消费者。总之，“人本身越来越成为一个贪婪的被动的消费者，物品不是用来为人服务，相反，人却成了物品的奴仆”⁴⁸¹¹⁷⁴。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为了维护其存在的合理性，采取了虚假消费的方式，以简单的物质需要的满足来代替人们丰富的精神文化需求，从而消除人们对资本主义的不满，消解人们对现实社会的批判能力，使人都成了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异化消费和虚假需要支持着异化生产，使资本积累和再生产得以进行，但是，这种虚假需要却导致了资源的巨大浪费，环境受到严重污染、生态平衡被破坏，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因此，“虚假消费”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只有消灭“虚假消费”，才能有效地遏制生态危机。

按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看法，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所以它通过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生态掠夺来转嫁和缓和危机。西方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掠夺和剥削是造成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因此，它必然不断地开拓世界市场，通过全球化的资源配置，凭借其资金和技术优势，最大限度地掠夺和占有全球性的资源，在第三世界推行“生态殖民主义”，对发展中国家有限的资源实行疯狂的掠夺。约翰顿把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掠夺”，以及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生态危机的行径称作“生态帝国主义”。日本学者原田正纯在《世界》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公害的五种形式：1) 将危险的公害型企业转移，印度聚乙烯醇农药泄漏事件就是将危险技术转移的一个典型例子；2) 将在本国禁止销售和使用的产品出口，比如农药。目前发达国家出口的农药中，30%属于在本国禁止使用的，而全球每年因农药中毒的人数已经高达75万人；3) 将产业废弃物转移至发展中国家；4) 掠夺性大量进口别国的资源；5) 因提供资金援助而导致破坏环境的结果”⁴⁹¹⁹⁵。法国学者阿尔贝·雅卡尔在《我控诉霸道的经济》一书中则控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霸权，西方国家已经控制了地球上的绝大部分不可再生资源，占全球人口20%的西方人消费着占全球80%的生态资源。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掠夺使一些发展中国家重新沦为他们的生态殖民地。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危机正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霸权主义的结果。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生态掠夺同原始积累时期的奴隶贸易，同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商品和资本输出的那种掠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佩伯批评现行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生态帝国主义国家”。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本质上不是生产力发展不充分或技术不完善造成的，而是其社会制度造成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和既得利益，一方面在国内奉行“环境种族主义”政策；另一方面，为了保护本国的生态环境，不断加强对发展中

国家的生态掠夺，进行新的生态犯罪。对“生态帝国主义”和“生态殖民主义”的批判，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结合在一起，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与全球生态危机的内在关联，深刻地阐释了当代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费方式。这既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得以确立和发展的前提，也是其思想超越于其他绿色组织和生态中心主义的关键之点。生态中心主义和环境保护主义往往把发展中国家的生态问题归结为人口膨胀、资金匮乏、自然环境恶劣或发展中国家自身决策的失误、技术落后等原因。他们看到的仅仅是一些表面现象，深层次的问题则被遮蔽。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分析揭示了生态危机的实质和根源。

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走出生态危机路径的探索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反生态的和反自然的。资本主义反自然的性质来源于资本追求利润的本性，来源于资本的无限扩张与自然界自身有限性的矛盾。资本主义与生态环境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必须超越资本主义制度，走生态社会主义的道路。从理论上说，生态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来说，更能达到生态平衡。奥康纳明确指出，“坦率地讲，社会主义革命的生态危害性要比资本主义相互间的对抗以及它们的反革命行为的危害性小得多”^{[1]409}。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财产关系和法律关系是不同于资本主义世界的，所以对于它们来说，环境破坏的原因和影响也是不一样的。由于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不是为了无限制地追求利润，造成环境问题的原因不是社会制度，而是具体的政策措施。然而，社会主义的生态可持续性也只是理论上的，无论是前苏联还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都证明，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难以实现生态的可持续性，因此，取代现行资本主义的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而是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生态学是互补的，社会主义需要生态学，因为后者强调地方特色和交互性，并且还赋予自然内部以及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以特别重要的地位。生态学需要社会主义，因为后者强调民主计划以及人类相互间的社会交换的关键作用。”“离开了对‘社会生产的统辖’，缺少一种‘对自然的深刻的科学理解’为基础的社会计划，一种在生态上可持续的社会几乎是不可能的”^{[1]435,447}。

生态学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后，“‘社会主义’至少应该使生产关系变得清晰起来，终结市场的统治，并结束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生态学应该使得社会生产力变得清晰起来，并终止对地球的毁坏和解构”^{[1]439}。只有生态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相比之下可以看到，传统的社会主义其实可以看做是继续完成资本主义许诺的一场运动。其结果是，一方面社会主义把追求真正实现资产阶级所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作为自己的社会政治任务，从而放弃了对生产性正义的追求；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把自己在经济方面的任务看做是实现资本主义所无力达到的物质富足的许诺，从而带来了社会主义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被认为是一种追求无限制增长的生产主义的意识形态。^[10]

纯粹生态运动同样无法解决我们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必须使生态运动上升到政治高度，即生态运动必须和社会主义相结合。奥康纳指出，生态运动提出的口号是“全球性的思考，地方性的行动”。所谓全球性的思考，就是指要思考你的所作所为对全球生态环境的影响；所谓“地方性的行动”就是要求每一个地区都可以通过减少资源消耗对保护全球生态环境作出自己的贡献。但是，上述口号和生态地区主义的作法可能会导致自我欺骗，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随着全球经济和政治力量的集中发展趋势，“地方”越来越成为全球性分工的碎片，“地方环境”已成为全球化发展的牺牲品。同时生态运动往往只注重社会与自然的关系，而忽视了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权力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生态运动希望通过“地方性的行动”来解决环境问题，只不过是

一种无法实现的善良愿望。因此，必须对生态运动的主张作相应的变革。这些变革概括起来就是：生态运动不仅要“全球性地思考，地方性的行动”，而且也要“地方性思考，全球性行动”，最后达到“既是全球性又是地方性的思考和行动”。由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建立在生产的社会化和生态成本大规模外部化的基础上，致使生态危机进一步恶化，大部分的生态问题不能在地方性层面上得到有效解决，由此可见，大多数生态问题的原因和后果，甚至其解决的方法都是国家性的和国际性的。所以，奥康纳特别强调“全球性行动”的重要性，因为全球性行动的战略不仅是基于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地方性”往往依附于“全球性”这一现实，仅仅停留于地方性层面是不可能解决生态问题的，而且也是基于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采取的“全球性行动”，其结果是导致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生态运动只有具备“全球性行动”的战略思维，才能够使其行动不仅仅停留于反对某一特定企业或工业部门对生态环境和社会的危害，而是要反对那些导致全球性问题的全球性机构，从而触及到全球资本的权力核心。^[10]在奥康纳看来，只有生态运动与社会主义结合，确立起生态社会主义，才能克服传统社会主义和生态运动各自的缺陷和不足，从而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对利润的无限追求，这样生态环境问题才会从根本上得到有效解决。

[参考文献]

- [1] 詹姆斯·奥康纳. 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 [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4] 托夫勒. 第三次浪潮 [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
- [5] 赫伯特·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 [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 [6] 埃里希·弗洛姆. 健全的社会 [M]. 北京：中国文艺出版公司，1988.
- [7] 埃里希·弗洛姆. 爱的艺术 [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 [8] 埃里希·弗洛姆. 在幻想锁链的彼岸 [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 [9] 陈晓律. 发展的困惑 [J]. 读书，2002（11）.
- [10] 王雨辰. 文化、自然与生态政治哲学概论 [J]. 国外社会科学，2005（6）.

[责任编辑：张 盾，崔月琴]